

陳寅恪的「恪」

趙益

南京大學中文系

說來慚愧，我一直不敢當着人面唸出陳寅恪先生的名字，原因是我實在不敢斷定「陳寅恪」之「恪」字普通話到底是唸作「客」（kè）音還是「却」（què）音。認識的幾位老輩，幾乎都無例外地唸「却」音，包括兩位德高望重的授業恩師在內。可是，翻檢大多數現代漢語字典，「恪」字都只標出一個發音，即「客」（kè）音，考《廣韻》，「恪，苦各切。」中古時亦只有一個音。屬宕攝開口一等入聲鐸韻溪母，照語音的演變規律，普通話音kè，粵音唸kok⁸（與「確」同音）。但早在一九三六年出版的《國語辭典》已注明此字又音ㄑㄜˋ，而郭錫良《漢字古音手冊》及臺灣《中文大字典》則標出「恪」字今音有二：一為kè（客），一為què（却），但是上述三書都無例證，令人莫知所從。緣何老輩學者皆捨「客」音而取生僻之「却」音，而且衆口一詞，似乎口耳相傳已約定俗成？亦頗令人不解。近來偶翻臺灣出版之「傳記文學叢書」《談陳寅恪》一書中楊步偉、趙元任夫婦的文章《憶寅恪》，其文一段提到了這個有趣的問題：

……。我那時是用英文寫的日記，記了“Y.C.Chen”，括弧裏注「陳寅恪」。八月十五日又寫“David Yule & Y.C.Chen Here”，David Yule就是俞大維早先用的英文拼法。到了八月二十日才發現寅恪自己用的拼法，那天的日記就寫了去訪“Yinko Tschen”，「陳」字的拼法當然就是按德文的習慣，但是「恪」字的確有很多人誤讀若「却」或「怯」。前者全國都是讀洪音ㄓ（k）母，沒有讀細音ㄑ（q）母的，而「却」、「怯」在北方是讀（què），所以我當初也跟着人叫他陳寅ㄑㄜˋ；所以日記上也寫了“Y.C.Chen”了。我給這個題目說的這麼多，因為我們都是咬文嚼字的朋友。……

據此可知，陳先生既以Yinko拼寫自己的名字，可見其本人認為「寅恪」之「恪」字當應該唸「客」音的。而且語言學家趙元任先生斷定，「恪」字不應讀作「細音ㄑ母」的，可見「恪」字之「却」（què）音似無從談起。但當時為何「有很多人誤讀若『却』或『怯』」？且元任先生以一代語言學宗師之學識，何以也「跟着人叫他陳寅ㄑㄜˋ」而陳先生本人又不加糾正？抑或以陳先生之博大精深，呼者唯恐學識淺陋貽笑大方而特作如是讀耶？